

# 乾坤令

（下）

陈青云 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

8  
2

# 乾坤令

下

陈青云 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  
1991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马铁水

封面设计：任兆祥

版面设计：李 军

书名 乾坤令（上、下）

作者 陈青云

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

成都盐道街三号

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

印刷 自贡新华印刷厂

1991 年 1 月第一版 开本 787×1092 1/32

1991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2.25

印数 1—80,000 册 字数 265 千

ISBN7—5411—0695—X/I·644

定价：4.90 元

## 目 录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九章  | 能饶人处且饶人·····   | 1   |
| 第十章  | 摧花魔手 兴风作浪····· | 30  |
| 第十一章 | 剑折人伤 出师不利····· | 59  |
| 第十二章 | 敌友难分 苦侠错愕····· | 89  |
| 第十三章 | 剑中有剑 人上有人····· | 112 |
| 第十四章 | 疑云漫天 神剑失利····· | 136 |
| 第十五章 | 柳暗花明又一村·····   | 159 |

## 第九章

### 能饶人处且饶人

既然在此地出现，定然与乾坤教有关。

东方白首先想到的是教主“阴阳秀士”李思凡，如果是李思凡，那可真是天从人愿了，呆在这绝地里所等待的就是他。

心头一紧，顺着磴道疾泻而下，在迫近到距对方三丈之处停住，由于是侧向，看不清对方面目。照理，对方该早已觉察有人迫近，但黑衫人僵立如故，没有丝毫反应。

东方白保持绝对的冷静，目前他的定力已更上层楼。

相持了半刻光景，黑衫人缓缓回身。

东方白微感一怔，完全陌生的面孔，中年，略带阴沉，这与印象中“阴阳秀士”的形貌身材绝对不类似。

四目交投，彼此打量。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黑衫人突然发声狂笑。

东方白面无表情地望着对方。

“你是‘百草道人’的徒弟小黑？”黑衫人敛了笑声，阴沉沉地出声问。

“不错！”东方白冷声回答。

“可是错了！”黑衫人披了披嘴。

“……”东方白为之膛目，测不透对方的意向。

“你其实是‘无肠公子’东方白！”

东方白心头暗震，对方对自己的路数竟然一清二楚，而自己对他却一无所知，自己在桐柏并未以真面目示人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

看来此人颇不简单，得好好应付，挖出他的根来，依情况判断，他是乾坤教余孽无疑，说不定从他身上就可以得到全般线索。

“阁下说对了！”东方白沉住气。

“而且你是‘至尊门’弟子！”

“完全正确！”这一点东方白暗自好笑。

“真是幸会！”

“的确是幸会！”东方白附和了一句，到底是什么幸会，各自心里明白，微一莞尔，又道：“阁下是谁？”

“既然不知道就省了吧！”

东方白的心火倏地冒了起来，但表面上仍平静如恒。

“阁下说与不说都是一样，反正身份错不了。”

“噢！区区什么身份？”

“乾坤教徒！”

“如果不是呢？”黑衫人神色不变。

“如果不是，便没理由在此现身。”

“那你又为何在此？”

“守网待鱼！”

“哦！谁是鱼？”

“乾坤教漏网之鱼。”

“你已经等到了？”

“大概是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黑衫人又大笑起来，笑声中，不见他作势，人已飘到东方白身前八尺之处，一双灵活得像嵌珠的眸子不断闪动，但注视的焦点是东方白手中的神剑，眸光里明显地透出贪婪之色。

东方白先是惊于对方的身法，继而发觉这双眸子似曾相识，于是他全神贯注地观察，在记忆中搜索，又发觉这张阴沉可憎的脸孔也似乎曾经看到过，还有对方注视神剑的那份神情，这些特征都在提示对方绝对不是陌生人。

他是谁？

超特的身法，灵活的眼睛，阴沉的脸，贪婪的神色……东方白集中灵智朝这几点特征去想，意识里仿佛有个影子浮起，很模糊，捉摸不住。

天下任何事物，只要抓住了契机，便不难按图索骥。

现在，东方白努力在使模糊的影像明朗。

东方白自问记忆力不差，既然掌握了对方的这几项特征，不应该想不起来，过去的人事物迅快地在脑海重映。

日头西偏，废墟这一面呈现阴暗，谷底变成了一半明一半暗的鲜明对比，但死寂幽森的气氛却是一样的。

黑衫人脸上带着残留的笑色，冷阴阴地道：“东方白，你这把剑的确不赖，应该有个名字的对不对？”

东方白心中一动，照这句话，对方一定看过自己用剑，说不定还交过手，难怪他眼里会流露贪婪之色，他到底是谁？

心念之中冷声反问道：“剑在鞘中，阁下怎知是一柄名剑？”

黑衫人不答所问，幽声道：“不但是名剑，而且是神剑。”

东方白边转着念头边道：“阁下想知道它的名字？”

黑衫人目芒一闪道：“不错！”

东方白眉毛一挑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黑衫人道：“识其是神兵而不知其名是件憾事。”

东方白有意拖磨时间，好从记忆中探索出对方的路数，漫声道：“剑是有主人的，阁下不知其名何憾之有？”

黑衫人眼里贪婪之色更盛，阴声道：“神物无主，惟有缘者居之，区区一向最相信机缘二字！”他把有德说成了有缘，居心已暴露无余，缘也可说是一种机会，碰上机会，不管用什么手段得到所要的，未尝不可以解释为机缘。

东方白抬高了目光道：“不错，一个人的生死祸福，同样决定在机缘二字，这叫祸福无门，生死有路，祸福有人自招，生死乃是命定，一旦碰上了机缘，便立见分晓。”

他这是话中有话，与对方的歪理针锋相对。

黑衫人微哼了一声，没再开口。

一条红色人影在远远的断墙一现而隐。

东方白的目光是抬高了的，红影正映入眼帘，心弦立起震颤，但丝毫不形之于色，以他直觉的判断，这化身“红衣使者”的十有九是毕老三。

毕老三重行入山，必有事故，也许他是尾随这黑衫人来的，如果是这样，他当然知道这黑衫人的来龙去脉。

由毕老三，东方白联想到易容化装，眼前的黑衫人莫非

是易容变声，所以才会有似曾相识之感？就像一把钥匙伸进了封闭的锁孔，他急急把刚才自己所觉察出对方的几项特征重温了一遍，思想之锁霍然开启。

死人脸孔配上一双灵活的眸子，身法如魅，黑衣，封神剑的贪婪神色，很清晰地描绘出了一个熟悉的形象。

他知道对方是谁了，简直是天意。

对方经过易容变声，却因疏漏而露了破绽。

他的血行骤然加速，身上每一条肌肉都抽紧了，但表面上仍然保持着冷沉平静，像什么也不曾发现。

他深知对方狡狴诡异，必须极小心应付，这天赐的良机绝对不容错过，否则的话可能会后悔一辈子。

“在下现在明白阁下所谓幸会二字的意思了！”东方白以极平静的口吻说。

“噢！”黑衫人眼珠子一转，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极欲相见无缘见，现在却不期而遇！”

黑衫人沉默了片刻。

“东方白，你的话只说了一半，还有呢？”

“响鼓不用重播，只消轻轻一点便够了！”

“你知道区区是谁了，对不对？”

“心里明白就可以，不必说出来！”东方白很技巧地回答，他知道还不能骤然点破，对付这种人得讲究方法。

黑衫人眼里飘出了狐疑之色，但瞬间又变为诡异。

“你想对区区使诈？”

“随你阁下怎么去想！”

“你既然明白了又将如何？”

“当然不会放过这机缘！”

“什么机缘？”

“刚才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！”

“很好，一句话，我们是友是敌？”

“当然是敌。”

“生死之敌？”黑衫人加强了一句。

“不错！”东方白凝重地吐出两个字。

“你准备用剑对付区区？”黑衫人说这句话的神情显得很平淡，就像是说一句不相干的话，丝毫不带火气，与生死之敌四个字完全不偕调。

“这不正是阁下所希望的么？”东方白话中有话。

黑衫人显然地怔了一怔，眸光连连闪动，他在考量东方白这句话中的含意，富于心机的人是随时运用心机的。

“阁下的目的是想得到在下的剑，对不对？”东方白又开了口。

“这是机缘！”黑衫人不正面回答。

“碰上了是机缘，而居心是早有了的是么？”

“区区不否认！”

“可是剑在在下手上……”东方白故意只说半句。

“剑当然在你手上，这句话岂非多余？”

“并不多余！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阁下想想就该明白，剑在在下手中，要得到剑就必须除去在下，而在下为了获剑，自然要对付阁下，换句话说，剑是属于活着的人，这道理不是很浅显么？”

“东方白，你真是个明白人，我们用不着再磨菇了，拔剑吧！”黑衫人当然懂得剑是属于活人这句话的意义。

“在下之剑出鞘必见红。”

“别太自信！”

“在下一向对本身兵刃相当自信。”

“让事实来证明吧！”

东方白早已成竹在胸，他的确很有把握，一方面是封神剑的信心，另方面一现而隐的毕老三是极好的奥援，黑衫人再狡诡也难逃两人的合制，心念之中，他缓缓拔出神剑，神剑本身并无特殊抢眼之处，其神威是隐而不露的。

黑衫人眼眸又一次泛出贪婪之色。

东方白气定神闲，绝不像是要从事生死之搏的样子。

黑衫人是徒手，同样地不作势，仿佛有某种倚恃。

空气凝冻。

场面透着无比的诡谲。

“东方白，你还等什么？”黑衫人打破了凝冻的空气，  
“出手呀！”

“在下先出手你将毫无机会。”

“别大言不惭，试试看？”

“阁下放弃出手的机会？”

“这可是你说的。”

“嘿！”东方白冷笑了一声，抬手举剑，向前平刺而出，只是一个极寻常的动作，毫无招式可言，由于不快，更无势道可言。

双方相距八尺，他的脚定在原地，根本就够不上部位，他这一击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是基于自傲不愿先出手而故作的虚势么？

黑衫人抬手，一蓬淡烟迎面罩向东方白。

几乎是淡烟喷出的同一时间，东方白的剑尖暴吐寒芒，足有三尺之长，这一来，黑衫人已在芒影之内，但他也已移位，剑芒射空，丝毫没有停滞，芒尾曳空划回，仿佛平空起了一道光弧，但为时极短，只那么一闪便逝。

一声凄哼，黑影消失。

东方白在淡烟扑面之下，脑海微微一沉，但瞬即恢复正常，由于“三恨先生”的厚爱，他本身已具辟毒之能，毒烟伤害不了他。

黑衫人已在三丈之外，好快的身法，这时可以看到他半抬未落的右手五指齐没，只剩下半个血淋淋的手掌。

红衣人影又出现在断墙边，恰好在黑衫人身后丈许之处，但黑衫人没有觉察，他只顾狠毒地瞪着东方白。

东方白向前飘近丈许。

“在下说过阁下会后悔！”

“东方白！”声音是凄厉的，“你得意得早了些！”

“阁下还有什么绝活？”

“你看！”左手疾扬，一蓬黑星子罩向东方白，涵盖的范围有七八尺之广。

同一时间，红衣人一抖手，一缕寒光射向黑衫人的后心，射中了，但却反弹掉地，是一柄亮晶晶的匕首。

剑芒在空中幻成了光漩，那蓬铺天盖地的黑星子全被吸进了光漩消失无踪，瞬间的现象，惊心动魄的奇观。

黑衫人眼见大势不妙，一歪身鬼魅般没入残墙之内。

东方白闪电进扑，但扑了一个空，对方的身法太玄，如果被对方走脱，这可是天大的憾事，他不由发急起来。

“啊！”一声惊叫，黑衫人从断墙后跄了出来。

随他身后出现的是红衣蒙面人。

由于刚才的一刀，东方白已确定红衣人是毕老三。

毕老三迅快地捡起匕首，又退回断墙内。

黑衫人现在已面对东方白，眼里全是骇芒。

东方白冷冷吐出了三个字：“黑蝙蝠！”

黑衫人打了一个哆嗦。

“东方白，你……早已看出区区身份？”

“不错，你易容变声，但不够彻底，露了破绽，你所恃的是夺自在下的‘天丝宝衣’，刀剑不入，妄想再谋在下的兵刃，你的主意打错了。”

黑蝙蝠扭头向后望了一眼，不见红衣人，又回过头，咬咬牙道：“东方白，看来我们必须真正地作一次生死之拼了！”

东方白不由为之一怔，一个断了手掌的人居然说出这种话，难道这只蝙蝠还有什么可怕的绝着凭仗？毒、暗器都用过了，他最大的本钱是超人的身法，武功方面还没见过他有什么特殊的表现，他凭什么说这句话？

“刚才难道是闹着玩？”

“是区区太大意，也没料到你有帮手。”

“姓牟的，在下不需帮手，单独对你绰绰有余。”

“这是你的算盘！”

“你真能飞上天去？”

“这可难说！”

“那你就飞吧！”

东方白说完之后，目芒紧紧罩定对方，剑虚垂着。他现在的功力是人、剑、气、神完全融合，形意已成一体，那种

看不见的气势，形成了一种其强无比的压力，道行差的可能无法感觉，修为愈深，感受的压力愈大。

黑蝙蝠牟天不是等闲之辈，他现在感受到了，东方白只是用眼光看着他，但这眼光代表着一种无形的气势，气势变成了压力，这压力仿佛是一张无形但坚实的铁网，被网罩住便难以突破，不感觉则已，一旦感受到了压力便与时俱增，愈来愈强。

他已忘了断掌的伤痛，在无形的压力下挣扎。

冷汗开始渗出，凝聚成珠，自额角滚下，全身的血管开始收缩，肌肉也已抽紧，情势消戢了他对神剑的覬覦之念。

“无肠公子”东方白的形象在他的意识里扩大，变成了一尊无敌金刚，而他的生死，似乎已在金刚控制之下。

他起先实在低估了对手，率尔躁进，但后悔已迟。

如何突破？他急急地在想。

东方白开始挪步进迫，非常缓慢，每一让沉若千钧。

距离缩短到了八尺之内……

黑蝙蝠明白，他只要一动，便将遭受致命的攻击，无论如何快都难幸免，可是又不能站着等死，已经有多考虑的时间，他必须立即采取行动。

身形倏塌，一段焦木飞起，塌下的身形贴地滚开。

黑蝙蝠这一着很下作但也很绝，火场废墟，遍地是焦木，他用脚尖勾起焦木的同时身形塌地滚翻，飞起的焦木是扰敌，身形贴地是消灭受攻击的目标，只要能躲过原本已无法避免的致命一击，以他的能耐便有脱身之望，他所要争取的就是这么一瞬的喘息时间。

剑芒在黑蝙蝠一动的瞬间飞吐，焦木被一分为二。

滚地的身形在两丈之外腾起。

几乎是同一时间，一条红影自断墙内斜飞而出，仿佛是算准的时间距离和角度，一红一黑两条身影凌空碰撞。

红影，当然是伏伺暗中蓄势待发的毕老三。

黑蝙蝠人如其号，活像一只飞天蝙蝠，在将要互撞的电光石火之间，凌空一折，旋了开去，势尽下落。

毕老三泻坠丈许之外。

黑蝙蝠沾地再起，速度之快，动作之灵活令人咋舌，但已失去了他所要争取的瞬息时机，一道剑光如贯日长虹般划空而至。

连哼声都没有发出，黑影飞坠。

剑光倏敛，东方白已站在坠躯之前。

黑蝙蝠的头搭拉在一边，头与身躯之连了一片颈皮，两眼圆睁着，腔子口汩汩泄红，他丑恶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。

毕老三走近前来，拉开了蒙面巾。

“差点又被他兔脱。”

“毕兄，多谢援手！”东方白收剑入鞘。

“好说，适逢其会，时机凑巧而已！”笑笑又道：“这小子的这套身法江湖上还真找不出几个，可惜他已断了气，否则的话多少可以问出些阴阳秀土的线索。”

“幸好他死在瓦石堆上！”东方白注定尸体。

“东方兄……”毕老三完全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，怔怔地望着东方白。

“瓦石架空了他的尸体，宝衣没被血污。”

“哦！”毕老三恍悟过来，黑蝙蝠牟天身上穿着抢自东方白的“天丝宝衣”，如果被血污了，的确是件憾事。

东方白弯下身，撕碎黑蝙蝠的外衣，剥下“天丝宝衣”拿在手中，神思飞驰，眼前交互浮起公孙彩虹和“觉非”女尼两个面影，公孙彩虹在弃绝红尘之前赠送的不世奇珍终算物归原主，而一代红颜已长伴青灯古佛，前尘影事纷至沓来，东方白陷入一个空幻的境地里。

“东方兄，恭喜物归原主！”

“啊！”东方白回到现实，苦笑一笑。潜意识里他抹不掉那道亮丽的彩虹，而实际上他不能追求那道彩虹，注定了是无缘，也许，彩虹消失在佛光里是上苍的最佳安排，世上真没有人有资格拥有那道彩虹。

“东方兄，小弟是奉师命专程入山来找你的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传一个消息。”

“噢！什么消息？”

“小雪姑娘已经找到了仇家！”

“小雪？”东方白脑海里立即浮起一个极富诱惑的小巧而丰盈的情影，“她找到了仇家？卓老哥传这消息……”

“家师说，要履三恨诺，速赴徐家集！”

“三恨先生的诺言？小雪姑娘的仇家？这……”东方白皱起了眉头，苦苦思索，久久眉头一舒道：“我知道了，我们这就上路，黑蝙蝠的尸体……”

“容易处理！”毕老三似乎早已成竹在胸，应了一声，连想都不想便动手把黑蝙蝠的尸体拖到一堵烧残的危墙下，然后推倒危墙，非常干净的埋葬方式。

“黑蝙蝠是单身入谷？”东方白转动目芒四下扫描。

“没发现有人伴同的迹象。”

“嗯……这等于又拔去阴阳秀士一个爪子！”

“对，我们走吧！”

“走！”

南阳，可以算得上是通都大邑，商贾辐辏，人文荟萃，三街六市，热闹非凡，但也是卧虎藏龙之地。

东方白来到了南阳。

他对这地方并不陌生，两年前他曾在此地斗过恶霸“金狮子”，由于公孙彩虹为了报仇而利用上这次搏斗的机会残杀了“金狮子”，他背了黑锅，因此而被冠上了“无肠公子”的封号，时过境迁，但记忆犹新。

现在是未申之交，日头还有老高。

为了早些赶到徐家集，他不想停留，打算趁着时辰还早再赶一程，因此他不进城，绕城厢准备切上北行大道。

正行之间，身后突然响起一个声音道：“喂！这……不是东方少侠么？”

东方白止步回身，一看，是个三十来岁的汉子，面很熟，但一时想不起在那儿见过，他仔细打量了对方几眼。

“朋友是……”

“梁永诚！”说着拱了拱手。

“啊！”东方白忽然想起来了，“击石老人前辈的高足，两年前我们见过一面，真是幸会，梁兄一向可好？”

“托福！”

“令师他老人家……”

“现在家中。”

“他回到了南阳？”东方白大感意外，“击石老人”在